

張子全書

函一
八
册函

張子全書卷第一

西銘

紫陽朱熹註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
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
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
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
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矣形氣之偏而

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

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
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
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
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
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
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
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
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
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
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
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
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

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

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爲我之

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

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子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補註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
是自誣其心也旣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
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
之辭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
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
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

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
治尙如此之嚴況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畱之緘芥以累其
身心哉

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乎故
誤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
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
心則以誤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
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
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

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至深切矣

註見御纂性理

聖祖仁皇帝曰厚重則無戲言戲動矣改過則無過言過動矣此爲
學敬義之要也正蒙謂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
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
過之不吝正與此篇互相發明

東銘舊無註近讀

御纂性理始得其解因附篇末以俟達觀

二十世孫明行謹錄

張子全書卷一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全書卷第二

正蒙一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

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

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
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
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
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
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
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
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
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
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

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

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聞則風行而聲聞具
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
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

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
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
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俟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
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精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
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
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

鳳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推行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遊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

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目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圍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

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闔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闔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
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
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
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
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
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

也

澄按於水之濡水
性理精義作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
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

之道與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張三才書 卷二 八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

靜作

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

間也

按性理精義亦作虛明註云明作靜未詳所出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

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

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

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

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
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

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寐所感專

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咎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

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孟子全書 卷二 五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
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
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
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
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
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
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齷齪而繼
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
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
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
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
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

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

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

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

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未緣本其不

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

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

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不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

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

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

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澄按叛
應作畔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
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
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
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飲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迹求合以免罪戾者長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矣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

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遂其志可

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己

子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張子全書卷二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全書卷第三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

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濶因暘者有濶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
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

助寡則親戚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能有其

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
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
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滄諸物故大人
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種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

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遠矣

違道下
脫也字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

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

不欺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闔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啟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遇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

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愆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

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具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天下莫非

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廢紂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嚙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

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梁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

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
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

如

此翼如左
右在君也

沒階趨進翼如

張拱而翔

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

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

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同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

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

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澄按喪所以守性理作喪其所守惜陰軒叢書作喪所守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做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

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
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
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
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曰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

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懋而後智能焉不懋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

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鉄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

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文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

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

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
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
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
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
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

父母萬物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

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
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
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

聖人作而萬物睹亢龍以位盡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

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
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目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目待且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
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
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
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
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
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稿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
作且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萑竹爲萐莆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
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
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
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睹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

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

成童學之大

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

冠者舞之

酌周公沒

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十三舞焉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

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

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步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

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噓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紛縷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

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
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
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
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
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
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

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諛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

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
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
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
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
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
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
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禘禴禘
禴嘗禴烝旣以禘爲時祭則禴可同時而舉

禴以物薄而
牲嘗從舊諸侯

禘

如天

禘一牲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禘而已

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烝嘗且禘

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

不嘗

庶子不祭祖

不止言王

明其宗也

明宗子

不祭禴

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

發此

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

此以服言不以祭言

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

數特以己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其成人備世數當禘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大宗

見曾子問註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子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

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與東銘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含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張二
卷三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
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叢然起
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聖同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

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
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
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
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

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

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

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

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尙之言

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

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竝

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

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
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
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
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
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
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
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
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
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
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爲變者對
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
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
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
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張子全書卷三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